

Q I C A I S H U I J I N G X I L I E

2

七彩水晶系列

New

台湾◎凌淑芬

QINGQING WOXIN ZHI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卿卿我心知

卿卿我心知

凌淑芬(台湾)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8 号

七彩水晶系列

卿卿我心知

(台湾)凌淑芬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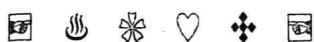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—30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80605-361-1/I·309

定价:9.80 元

内容提要

有谁如料到，一包盐酥鸡，竟能引来一个王子？！
只是这个王子寻长的不是仙度拉，
而是情妇更可恶的是，
王子不但夺取了她的身，她的心
还霸道的索也的灵魂！
可她只想做自己，不想当他的宠物……
唉！什么时候，王子才肯为她套上玻璃鞋
可她当他的仙度拉？



暮春三月，香港君悦酒店的大门缀满了鲜花，热带的奇花异卉，制造了一道拱门。

中午，宾客鱼贯地进入拱门，鲜花拂顶。

太阳无力地躲在云后，微风中透着雾气，须臾，有一个衣一身紫的女郎，抬级而上。

女郎唇上抹着一朵微笑，架着墨镜，头发梳了一个很古的髻髻，典雅动人。

镁光灯立刻闪个在停。

主人上前迎接，吻着面颊。

紫衣女郎冷艳地一笑，步进人潮里。

她是当今最红的歌星林漫妮。

林漫妮今次单刀赴会，带点腼腆不安。但这一切，都藏在她的墨镜背后。

这是一个名流公子婚礼酒会，衣香髻影。不在话上，李俊没有陪林漫妮来，她有点手足无措。

虽然说是惯于站在台上的人，但走在台下反而觉得不习惯。

一对新人金童玉女的远远站着，向宾客挥手。林漫妮越前道贺，人潮中涌着一阵激烈的香气，集众芳之大成。像一阵香风，快把人熏醉了。

当林漫妮与新娘子握手香脸颊之际，她感到



有一对灼热的眼神在看她。

她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高大修长的身影，白皙的脸，松长及肩的黑发，唇上蓄小胡子的男子，他凝神看着她，见她回眸，浅浅一笑，眼柳荡漾着异样了神采。

漫妮把头回转过来，与新郎握手，然后低调地退到人潮中。

一对新人倒香槟酒，金黄色的汁液如小喷泉的流洒而下，煞是好看。

人潮移动着，漫妮感到一阵虚弱，她昨夜一夜睡不着，担心着明晚的演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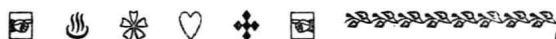
那灼热的眼神消失在人潮中，那是张好看的俊脸，那么特别。漫妮从没见过长得那样好看的长发男子。那柔软的发，触手一定很舒服。

“小姐你打扮得好漂亮。”一口的普通话，漫妮淡然一笑，微仰起头，是他，那长发男子。

“我是文子杰医生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小姐，我看你睡眠不足的样子，人太多你很容易会晕倒，我可以送你一程。”文子杰道。

文子杰穿着黑色的礼服，绿花领子衬衫，显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贵气。

而且，他的声音则如此温文，带点温柔得易碎。那是



极高的涵养才修炼到的。

漫妮心中一喜，向他嫣然一笑，俏皮的走出人潮。文子杰替她开路，一直让送着她走出君悦酒店。

门前是子杰的车子，一部雪铁龙，雪白的颜色。

至今漫妮才留意到，子杰结着紫色的丝领花。

子杰开着车，没有说话。中午，云雾依然潇潇的；漫妮好奇地望着子杰的侧脸，他有如希腊雕塑的侧脸，美丽而秀气，那两片薄薄的唇，牵动起来，更有如女孩子的甜美。

“告诉我关于你自己”漫妮淡淡地道。

“我刚从非洲加纳行医回来，现在在香港大学做研究工作，会留在香港半年。”子杰道，回头望了她一眼，眼神中带点挑逗的神色。

漫妮默默地听着，非洲是那么遥远的地方，在那儿当医生，真伟大！漫妮不禁肃然起敬。

“非洲的太阳没把你晒黑。”漫妮柔柔地说，看她一张吹弹得破的俊脸，哪像是刚从非洲来的！

“你不相信我吗？”子杰带点不羁的问道。

漫妮欣赏他这份不羁的挑逗的神情；一贯任性的漫妮还以颜色，道：“我不想回家，太闷了。永远只有我一个人。”



“小姐，你要怎样都可以，我有全世界的时间。”子杰满有风度的道。

“我要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。”漫妮道。

子杰给她逗笑了，道：“我飞上天通通给你摘下来，献给你。”

漫妮笑得心花怒放，不禁哼起一首歌来。子杰似知与不知之间，道：“你唱得这样好，可以当歌星了。”

漫妮不知好气还是好笑，也不说破自己的身份，她乐得做一个平民小女子。

子杰望了望漫妮，闪电似的在她唇上蜻蜓点水的一吻，然后一脸冷然的，佯作甚么事情也没发生。

漫妮甜在心头，装作嗅了，粉拳敲打在子杰的肩上。

在他们打情骂俏之际，车子已驶到了湾仔海旁。

“我们上游艇去！”子杰道。

漫妮着迷似的跟着他，飘过一阵须后的清芬。

漫妮高兴可以搁下红歌星的身分，做一个小女孩。噢，二十八岁的小女孩。

子杰轻扶漫妮的臂，让她上了白色的游艇。

漫妮瞧见游艇上有个小小精致的招牌，叫做《和平号》。她的眼神闪过了一丝温馨，望了子杰一眼。

“和平不是最重要吗？”子杰道。



子杰自己开着游艇。像个年轻的船长。

漫妮跑到上层吹风，好大的风，把她的复古发型吹出丝丝的发。

漫妮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，在白椅上坐下。是一个这么舒适的下午。游艇驶向大海。她闭上目，让风儿吹送着，脑袋一片清凉、清爽的。她很享受现在这一刻，她暂时忘却了明晚的演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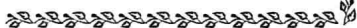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，她的颊上给轻轻的吻了一下，她睁开眼，看见子杰的长发，漆黑的柔软的，在风中乱舞，煞是好看，子杰没有说话，他把一杯啤酒送给漫妮，漫妮深深的呷了一口，浑身的凉快，然后，子杰又走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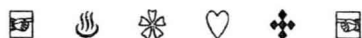
漫妮喝着啤酒，心里在猜测这个人，这个下午，将有甚么事情发生。

踏上歌坛之后，漫妮并没有真正令她神魂颠倒的男朋友，她在渴望一个这样的人出现。

她闭上一双美目，不期然浮起子杰的影子：对于她来说，子杰是十分特别而且十分性感的，他的长发、胡子，白得带点花白的皮肤、深邃的眼神、挺直的鼻子、薄薄的唇，总使她想起希腊。她尤其喜欢他紫色的领花，那么地巧合。

她也喜欢不多话的男士，带点神秘感，耐人寻味。





面前是一片大海，已是西贡。

雾里，斜阳幻化缤纷光彩。

子杰把游艇停下来，然后才起来找漫妮。漫妮瞧见他，仍感到一阵怯生生。

“饿不饿？我弄些三文治给你吃。”子杰和调地道。

漫妮才记起自己没有带午餐，点点头。

子杰到那小厨房去弄，不消一会就弄好了，是吞拿鱼三文治，他们各要了一件。

“你倦了，要不要到下层去睡一会。你昨晚没有睡觉。”子杰道。

漫妮吃过三文治，有点睡意。但面前这位是一个陌生人；一个可爱的陌生人，声音温柔而易碎。她好想睡一会，只一会儿就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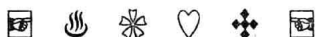
子杰体贴地轻扶她的臂，走下梯级，到了游艇的房间，方方的房间中央，有一张宽宽的大床，子杰教漫妮和衣的躺下，他替她盖上被子。

“你看，你像个公主。”子杰道。

“你会说故事吗？”漫妮道。

“会，会。”子杰点点头，然后就说起《金银岛》与《玻璃鞋》的故事来。

子杰说故事的语调很动听，极之温柔，漫妮仿佛走进



了一个童话，转眼就睡着了。

疲倦的漫妮，沉沉的睡了一小时，她悠悠的醒来。

当她睁开眼的时候，她瞧见子杰坐在床沿，看着她，含蓄的笑，笑得十分英俊。

睡醒了的漫妮，精神充沛，觉得手臂空空，她好想拥抱子杰，在这无人的海上的午后。

她朝子杰一笑，轻声的唤他：“文子杰医生。”

子杰会意地伸出双臂，深深的拥抱着漫妮，把头伏在她的胸前。

子杰是一种诱惑，太过寂寞的漫妮，不能逃避的诱惑，她朝子杰的唇吻下去。子杰也期待已久，在两唇紧接的时候，欲火一下子燃烧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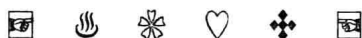
子杰解下漫妮复古的云髻，长长的发垂下；他解下她紫色的衣裳，自己紫色的领花，衣物。

他接着漫妮美丽的身体，温柔的轻抚着。

游艇轻轻的浮沉。漫妮的心荡漾着，她有一年没有亲近过男色了。

她瞧见子杰细白的手指、细白的皮肤，她愿意让她轻抚。

在被子里，她瞧见子杰美丽的裸体、结实的肌肉，在白色的床单上。这是一件这么美丽的事。



子杰的四肢，轻轻的缠着漫妮；然后，身体就如轻涛泊岸的撞击着她。快意和快感如潮地涌至漫妮的每一个细胞。她变成一个这么快乐的女子。

子杰是粗暴的，也是温文的。他粗暴的时候粗暴，温文的时候温文。

细腻的肌肤互相接触，是这样的感性；渐渐，就流出了汗和体液了。

漫妮像一个很久没有吃巧克力的小女孩，忽然得到了她的糖果，她变得这么疯狂。他们的肌肤紧贴着，汗水小溪流似地奔下。漫妮轻扶子杰的长发，那感觉是那么地新奇；仿佛，子杰是一个女孩子；然而，明明他又是一个健硕的男子。

在感官的世界里，漫妮如骑着野马狂奔，她与子杰同时策骑在这个荡漾的原野。

子杰吮吸着漫妮甜甜的小口，她的身体每一寸肌肤，仿佛一声大火，又仿佛一声暴风雨；良久，良久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

子杰拥着漫妮，轻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爱你，小姐，你叫甚么名字。”

“漫妮。”漫妮道。

子杰眼中闪过一道亮光，但他再没有说甚么。



像一个谜，漫妮不知道子杰知她有多少，面前的子杰，仍是个陌生的男子，但他们，居然如此亲密。

“我们只今午才认识。”漫妮道。

“那么有甚么关系呢？我第一次瞧见你，我已爱上了你。日后，可以证明。”子杰道，吻了漫妮的手背。

“我们去淋一个浴，好吗？子杰道。

漫妮点点头，子杰就拉着她的手，开了莲蓬，淋了一个暖水莲蓬浴，两个美丽的身体，令这宗事也变得那么浪漫。

子杰给漫妮围上了浴巾，擦干了身体，这才各自穿好衣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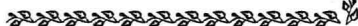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返去吧。”子杰道，跑上了甲板去开艇，漫妮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，又跑上去吹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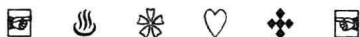
下午，就这样度过了。

漫妮平静的坐着，身体上仍仿佛充满了子杰的印记，嘴角不禁浮起一朵甜丝丝的微笑。

如果真的有一见钟情的话，漫妮真的碰到了。子杰是一位令她一点定力都没有的男子。

一午的疯狂，点燃了她久未点燃的欲火，那是始于欲的性，还是始于情的欲？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情与欲又哪能分得那么清楚！





游艇很快就回湾仔海旁了，子杰扶着漫妮上岸，坐上他的雪龙。送了漫妮回渣甸山的家。

子杰送漫妮至门口，才依依不舍的吻别。漫妮感动得滴下了泪来。

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

这一晚，依然做着童话式的美梦，沉沉地睡了一夜甜觉。

翌日醒来时，已是早上十一时了。

只见一篮子、一篮子的玫瑰送进来，共有二十篮子白玫瑰。一篮大概有五十朵吧，合起来就是千朵玫瑰。

难得的是，都是白玫瑰。

漫妮给了一百小账给花店的男孩子，惊喜地望着那一篮一篮盛放的白玫瑰，登时花香扑鼻，客厅仿佛变成一个白色的玫瑰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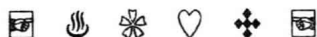
那张小卡片上写着名字，是子杰，上款写着给漫妮。

漫妮想起那白色的床单上的缠绵，白玫瑰的浪漫，仿佛一下子就堕入了情网。

她看一看镜中的自己，容光焕发，大眼睛的秋水盈盈。那是一个恋爱的女人。

千朵玫瑰，子杰的浪漫的是夸张的，但正好满足了漫





妮的虚荣；哪个女子不虚荣？

漫妮取了一个篮子白玫瑰，放进自己的睡房。

她依恋地嗅着白玫瑰，享受着那花香，仿佛，花儿是子杰的化身。

今晚的演唱也无心了，漫妮渴望见到子杰，为了那些可爱的童话故事，还是午后的痴缠？

就在此时，有人按铃，菲佣去开门，是李俊。

“哗，哪个超级歌迷送的花？”李俊道，他是漫妮的形象顾问及唱片监制，与漫妮相识已有八年。

漫妮从睡房里走出来，哼着歌儿，佻皮地道：“不是超级歌迷，是超级情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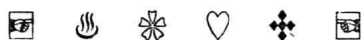
那恭喜你了，你的歌迷已经太多了，你所欠缺的是一个好的情人，是谁？”李俊带点开怀，又带点醋意的追问。

漫妮沉默。

她是认真的，她不想泄漏天机。她瞧一眼李俊端正的脸，无限感慨地道：“我们合作了八年。八年真长啊！李俊，我很累，今晚的演唱不去行吗？”

“订金一早收了，怎么能不去，看，我给你带来了十套衣服，今晚穿的，还有饰物；你到化妆室试试吧！”李俊煞有介事的道。

他就是这样永远把公事放在第一位的人。



漫妮接过一套衣服，走到家里的化妆室，穿戴整齐，然后走出来给李俊看。

李俊帮她配上饰物，索性走到化妆室里，对着大镜子，左顾右盼。

“这套金色的太妖了。”漫妮道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。

“站在台上的效果不一样，一定要比较夸张，你相信我吧！”李俊道。

漫妮点点头，她不相信李俊，相信谁？他做了她八年的形象顾问。

“梳个复古发型，配这件红色的紧身鱼尾裙，会有出色的美丽。”

漫妮又忙于试穿。

李俊已见惯了漫妮在他面前换衣服，只穿内衣裤。他与漫妮，是最好的朋友，从未及于乱。八年来，引诱不是没有，问题是李俊的相貌只端正而不性感。漫妮从没有想到那种男欢女爱的事情上去。

然后，又是一套金色的歌衣。

“今晚的服饰，只红与金两种颜色，会有意想不到的美丽效果。”李俊道。

“潮流与红与金，这两种颜色穿在你身上都好看。”李俊又道，拍一拍漫妮裸露的肩头。





“你的心思不错。五件金色的歌衣，五件红色的歌衣，肯定令歌迷目不暇接。”漫妮道。

“今晚在城市夜总会，已经全场满座。”李俊透露了点喜讯。

漫妮笑盈盈的答道：

“都是你的功劳。把我包装得那样美丽。”

李俊被逗得开心，又问道：

“是谁送你的千朵玫瑰？”

漫妮佻皮地别过头去，没有作答，等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当然不是阁下。”

“我的心思，千朵玫瑰，万朵玫瑰也比不上哩！”李俊有点气恼。

“谁说的，我偏爱送我千朵玫瑰的人，我只爱他一个。”漫妮任性地道。一手摔下歌衣，一手抓起一朵白玫瑰，咬在嘴里，像一个野俏的姑娘。

“漫妮，我对你怎样你是清楚的，偏偏说这戏人的话。”

李俊拾起歌衣，语调苦涩的说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是你的摇钱树。”漫妮道，拾起一件红色的歌衣，略带低胸的、束腰、贴身，穿上了。照着镜子，旋了一个舞步，也算满意。

